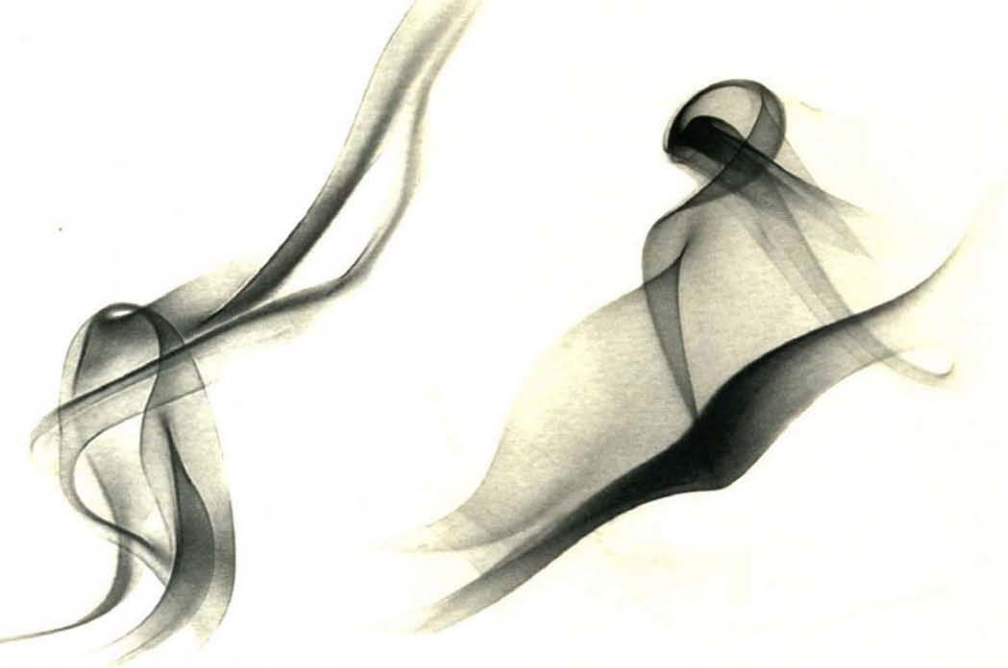

浮世风花

经济学博士的新古体诗

陈赤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浮世风花：经济学博士的新古体诗/陈赤著.
—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2016.12
ISBN 978-7-220-10012-3

Ⅰ.①浮… Ⅱ.①陈… Ⅲ.①古体诗-诗集-中国-当代 Ⅳ.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 314901 号

FUSHI FENGHUA

浮世风花

——经济学博士的新古体诗

陈 赤 著

责任编辑	谢 雪
封面设计	经典记忆/李 敏
版式设计	戴雨虹
责任校对	蓝 海
责任印制	李 剑
出版发行	四川人民出版社（成都槐树街 2 号）
网 址	http://www.scpph.com
E-mail	scrmcbs@sina.com
新浪微博	@四川人民出版社
微信公众号	四川人民出版社
发行部业务电话	(028) 86259624 86259453
防盗版举报电话	(028) 86259624
照 排	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	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成品尺寸	130mm×210mm
印 张	10
字 数	140 千
版 次	2017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20-10012-3
定 价	38.00 元

■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：(028) 86259453

代 序

“新古体诗”：继承古诗的新路径?

一

去年以来，我学作“七言”古体诗，有朋友谬奖诗作言之有味、有情、有韵，闻之心中窃喜，于是加油创制；亦有朋友责以不讲平仄，不通格律，闻之惶恐不安，辩之以“打油”图以免责。重温王力先生的《诗词格律》，受到了很大启发，也为自己的创作找到了一些理论依据。

其一，拙诗似可归入“古绝”一类，所受约束主要为押韵，不用律句的平仄，也不刻意追求粘对和对仗。

其二，就押韵而言，由于时代的变迁，今日之四声（阴平、阳平、上声、去声），已不同于古时之四声（平、上、去、入）。古人作诗，依

据的是如“平水韵”之类当时的韵书。今日作诗，不可能亦不必拘泥于古人的诗韵，宜依照中华新韵，且只要拼音韵母相同，朗诵起来和谐，都是可以的。这样，今人所作之古体诗，似可称之为“新古体诗”。

其三，不过，即使在创作这种自由度很大的新古体诗时，为求音声和谐，当尽量押同一声调的韵，或押平声韵，或押仄声韵。若押平声韵，不押韵的句子末字须是仄声；若押仄声韵，不押韵的句子末字须是平声。首句则尽量入韵。

其四，我之诗作之所以采“新古体诗”一体，盖因私以为写诗应重内容而轻形式（主要是平仄），诗的功用，应恢复到孔夫子所主张的“诗言志”和“兴观群怨”的理念上来，并赋予时代面貌，言之有物，清丽自然，生动活泼，吐故纳新。在这一方面，很赞同元好问的诗论，其《论诗三十首》第十七首云：“切响浮声发巧深，研摩虽苦果何心？浪翁水乐无宫徵，自是云山韶頀音。”

此外，古体诗多五绝而少七绝，但我在“新古体诗”的尝试中，主要采用了七言绝句这种形

式（当然不排除今后尝试五言绝句）。当初创作时，是无意为之；事后思之，则如沈祖棻先生所阐述的：七言绝句“可算是最精粹的诗体之一，因为它以最经济的手段来表现最完整的意境或感情见长。当然五言绝句字数更少，但七绝虽然每句只比它多两个字，却显得委婉曲折，摇曳生姿，声辞俱美，情韵无穷，因而别有动人之处。”

二

门外谈诗，不揣浅薄，提出与格律诗（包括律绝）相对的“新古体诗”的浅论，意在减少格律对现代人的束缚，唤起大家拿起笔来，根据自己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感创作古体诗的热情和兴趣，承继中国作为诗的国度的文化传统。依照这一想法，作为实践，我陆续写了一些七绝，当然还幼稚得很，难登大雅之堂。是论抛出后，得到了一些爱好古诗词的朋友的附议，引为同道；但也不大见谅于一些能够驾驭格律的行家里手。

后者所反对的，一是拙见提倡的句内不刻意讲求平仄、粘对，认为如此便失去了称为古诗的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资格；二是坚称押韵仍应严守古韵（平水韵），反对依据新韵。

内行的意见，自然值得尊重。但我想引用朱光潜等先生的观点，为“新古体诗”做一些辩护。

关于第一方面的问题，朱光潜先生在其所著《诗论》中讲到：

> 四声的研究最盛于齐梁时代，齐梁以前的诗人未始不知四声的区分，不过在句内无意于调四声，只求其自然应节。

这是说，诗歌对四声的讲究，在我国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。那么，既然齐梁之前古人作诗可以在句内不囿于四声的严格限制，今人作诗又为何不能效法呢？记得顾随先生在《驼庵诗话》中亦曾指出：

> 近体诗有平仄，古诗无平仄，亦有音节之美。

而无论有无平仄，袁子才在《随园诗话》中

明确提出，诗在骨而不在格:

杨诚斋曰: “从来天分低拙之人，好谈格调，而不解风趣。何也？格调是空架子，有腔口易描；风趣专写性灵，非天才不办。”余深爱其言。须知有性情，便有格律；格律不在性情外。《三百篇》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；谁为之格，谁为之律？而今之谈格调者，能出其范围否？况皋、禹之歌，不同乎《三百篇》；《国风》之格，不同乎《雅》《颂》: 格岂有一定哉？许浑云: “吟诗好似成仙骨，骨里无诗莫浪吟。”诗在骨不在格也。

可见，即使在古人那里，格律亦非牢不可破的天则。只要不混迹于律诗（律绝），“新古体诗”的提法就远算不上惊世骇俗之说，不过是欲恢复唐代之前古人作诗的那种比较自由、率性和朴实的生命状态罢了。当然，我并不反对能手按照成法作律诗；也不讳言，自己目前于格律诗的创作，非不为也，是不能耳。

虽然齐梁以前的古人无意于在句内调四声，但是，朱先生发现:

他们却必用韵，而对于韵脚一字的平仄仍讲究很严，平押平，仄押仄，很少有破格的。这事实也可证明韵对于中国诗的节奏，比声较为重要。

《诗论》认为，韵对于诗的最大功用，在于把涣散的声音联络贯串起来，成为一个完整的曲调。正如在《法国诗学》中，邦维尔所描述的:

我们听诗时，只听到押韵脚的一个字，诗人所想产生的影响也全由这个韵脚字酝酿出来。

这就牵出第二个问题，作诗应该依古韵或是依新韵？关于这一话题，实际上在20世纪上半叶就早已争论过，而朱光潜先生当时的态度很鲜明，那就是:

用韵必用现代语音，读的韵，才能产生韵所应有的效果。

朱先生在《诗论》中尖锐地批评了近人胶柱

鼓瑟、抱残守缺的做法:

中国旧诗用韵法的最大毛病在拘泥韵书。不顾到各字的发音随时代与区域而变化。现在流行的韵书大半是清朝的佩文韵，佩文根据宋平水刘渊所做的和元人阴时夫所考定的平水韵，而平水韵的一百零六韵则是合并隋（陆法言切韵）、唐（孙愐唐韵）、北宋（广韵）以来的二百零六韵而产生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用的韵至少还有一大部分是隋唐时代的。这就是说，我们现在用韵，仍假定大半部分字的发音还和一千多年前一样，稍知语音史的人都知道这种假定是很荒谬的。许多在古代为同韵的字在现在已不同韵了，作诗者不理会这个简单的道理，仍旧盲目地（或则说聋耳地）把“温”“存”“门”“吞”诸音和“元”“烦”“言”“番”诸音押韵；“才”“来”“台”“垓”诸音和“灰”“魁”“能”“玫”诸音押韵，读起来毫不顺口，与不押韵无异。这种办法实在是失去用韵的原意。

朱先生这一番话说得再明白不过，袭用书本

上“死”的音代替现实生活中“活”的音，这种做法并不显得高明，相反，依照古韵写出的诗，今人读起来很拗口，往往大异其趣。朱先生的见解并非独出心裁，而有古人的同论为先声。诗词大行家、《笠翁对韵》作者李渔，在《诗韵序》里曾有一段鞭辟入里的文字:

以古韵读古诗，稍有不协，即叶而就之者，以其诗之既成，不能起古人而请易，不得不肖古人之吻以读之，非得已也。使古人至今而在，则其为声也，亦必同于今人之口。吾知所为之诗，必尽如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数韵合一之诗；必不复作“绨兮绤兮，凄其以风，我思古人，实获我心”之诗，使人叶“风”为“孚金反”之音，以就“心”矣；必不复做“鹑之奔奔，鹊之疆疆，人之无良，我以为兄”之诗，使人叶“兄”为“虚王反”之音，以就“疆”矣。我既生于今时而为今人，何不学关雎悦耳之诗，而必强效绿衣鹑奔之为韵，以聱天下之牙而并逆其耳乎?

在朱先生的同时代，语言学家钱玄同先生亦曾在《新青年》中不留情面地揶揄了一些炫技派选手:

那一派因为自己通了一点小学，于是作起古诗来，故意把押“同”“蓬”“松”这些字中间，嵌进“江”“窗”“双”这些字，以显示其懂得古诗“东”“江”同韵；故意把押“阳”“康”“堂”这些字中间，嵌进“京”“庆”“更”这些字，以显其懂得古音“阳”“庚”同韵。全不想你自己是古人吗？你的大作个个字能读古音吗？要是不能，难道别的字都读今音，就单单把这“江”“京”几个字读古音吗？

钱先生讽刺得着实痛快，使用古韵还是今韵，似乎不必再辩了。

顾随先生在《驼庵诗话》中的意见，应该可以为我们今天搞一些创新（其实是复兴）活动解开心结:

格律之“律”，不是不随人意志为转移的规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律。“律”是人为的。“律”不能为人服务时，人应当打破它。“律”是形式，一切形式都是为内容服务的。当形式不能为内容服务时，人应当改造它。

之所以提出“新古体诗”一说，其实就是因为，格律这种形式，至少已经不能为许多人做古体诗的内容服务了。按照“不以辞害意”的原则，遵循古诗的主要规则——句内不讲平仄，邻句不求粘对；押韵一韵到底，韵脚谨守平仄。在内容上强调兴趣、神韵、性灵、境界，同时力求朗朗上口。此即为我所提出的“新古体诗”的诉求。

或许，在重新得到解放的条件下，回归到古体诗的创作道路，解除格律诗的平仄粘对所对人们的束缚，可以唤起人们创作传统诗词的热情，可以涌现出一大批既能抒写时代情貌、又兼具古典趣味的诗作来。

希望借助于本书的出版，有机会引发诸位同道对“新古体诗”一说的讨论和提升，激发大家以更大的兴趣和热情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“新古体诗”。

目录

代 序

“新古体诗”：继承古诗的新路径？ _ 001

咏杜甫草堂·十八首_ 001

草堂咏梅·二十首_ 021

行吟记·十九首_ 043

咏《论语》·十首_ 065

峨眉山记·三首_ 077

青城山记·三首_ 083

都江堰记·三首_ 089

三峡记·三首_ 095

锦江记·三首_ 101

大理记·十首_ 107

苏州记·七首_ 119

咏春·二十首_ 129

咏夏·二十五首_ 151

咏秋·二十五首_ 179

咏冬·十七首_ 207

咏花·十五首_ 227

杂感·三十六首_ 245

代 跋

自由时代的旧体诗创作

——兼评陈赤先生的《浮世风花》/陈卫_ 283

后 记_ 302

Wind Flowers, Floating World

咏杜甫草堂·十八首

壹

访杜甫草堂

人日未来今日来，

诵君诗章慕君才。

草堂红花牵碧树，

文脉相连到琴台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